

没碰见雪，落下一生念想(组诗)

□张牛

小雪

树脖子吸附了酱色的寒凉
我们的舌尖蘸着寒凉的酱色
面孔在一个城市次第出现
滴滴。公交。电瓶车。眼花缭乱
我们和风结伴，穿过几条街道
墙垣换装了电子荧屏，热卖风情
流行。追逐。装饰。踪影可寻
路灯沉下我们深度寒凉的体质
摇晃着酒瓶老想着凝视的空荡
酒精在燃烧，再现蓝色的火焰
寂寂扑响的街头，寒凉，酱色
风吹不走的事，和固定的电桩
在过道的唯美，在一盏灯的角落

大雪

大雪，没碰见雪
节气的暗示，落下一生的想念
北方距离我们很远
手捏着寒意，北风一撒下
涂抹在树梢、街道和城墙的脸上

让俏皮的我们加厚了衣服
在炭炉火锅里搅拌底料
腥红的肉和青菜，各有所爱
小城濒临南海，扇出浪花
那一刻雪花飞舞，飘然而至
陪伴，深藏一段长情的告白
在彼此的心里，长流不息

冬至

冬至，黑夜最长的一天
在深入骨髓后，白天逐日增长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转折，悄然意味日子深长
色彩、形状和声音萌动在泉水中
褪去纷繁的外衣，知止不殆
炊烟升腾，在集市散了后
熟透了的烧腊别有滋味
苍茫一片绿海，兜兜转转
围炉，柴火“噼噼啪啪”还说来年

小寒

截取一匹北风，积久而寒

冷落砾石的一个冷颤，且为小寒
触发，在意想不到的地方
含笑树率性吐露了花朵，雕刻纯净
蜜蜂，蝴蝶和蚂蚁不厌其烦地出现
故事的边缘，蹭出疤痕
有的在脸上，有的在心里
每一种底色都有它的来处
久未谋面，精挑细选每个词句
透明人，习惯了侧身而过
在递过来的叶子和旗幡里取暖

大寒

冷到极致，已是大寒
芦苇淬炼水中，吻合流转的色块
漫下来，切入的光掺和粉彩的韵味
攀附已寂寥，更迭的昼夜陈列橱窗
小狗蜷缩在墙根，纵饮思想的唾沫
追溯或寻找，需要时间和勇气
撕开岩隙的眼睛，对话相处的平衡
隐秘的角落，迷途即是天堂
偶尔一次仓促回眸，影子瞄准大地
惟见深邃，隐隐将来的又一个春天

在杜甫草堂(组诗)

□宋心海

草堂陈情

走过初夏黄昏的草堂
每尊塑像，每帧插图
都瘦成一把剑

躲进花径，喝一碗苦茶
不敢言语
怕杜甫突然与我对话

当我从茅屋折返
那一顷毛竹
又突然插入我心

对饮

做了三十年的梦
险些碎成一地月光
在天亮前，直抵我的咽喉

不敢逾越的栅栏
被拒绝的目光，还有浮冰
熬制成酒，与杜甫对饮

确幸

我庆幸还拥有午后的荒芜
气息的深处有一丝微凉
那一阵紧似一阵的草堂的寒意
杜甫的胡须里
还藏着露珠，和暗淡的
刀光

诗圣面前

瘦长的影子走了千山万水
苦等你确认——
今世的身份
头系青丝巾，身着长衫
佩剑在侧，手执你一千首诗
我，能否顶住秋风？

玻璃上的影子

□翁德云

保险绳系着他的性命
也紧拴着妻子儿女
不曾离开的关键目光
他爬在顶天立地的幕墙上
一寸寸地冲洗灰尘
玻璃感动得泪流满面

川流的车辆和路人
在玻璃里如同流动的沙画
幕墙的玻璃心牵挂着他的身影
当他擦拭玻璃的时候
里面也会伸出一只手来
让他与影子相互感觉
彼此掌心的温度

他每天抹出高楼的光鲜
这张脸不可触摸
他灵魂的影子已嵌入玻璃
红尘中依然车水马龙

怀念母亲

□姜国建

多少次在梦里，我呼喊着“妈妈”
醒来泪湿衣衫，这两个字
不敢轻易碰触
那是我心中的柔软，泪水的源泉

我乘着袅袅炊烟，俯瞰故乡田园
母亲的身影，劳作在田间
母亲的纺车，在时光里旋转
绵长的丝线，编织日子里的温暖
床头的灯盏，昏暗的光晕里
母亲躬身盘坐，飞针走线
梭子衔着鸡鸣，把皱纹爬满

木门，锈锁，柴扉，残垣
恍惚又听到母亲的呼唤
那疼到筋骨的记忆啊
在杂草间疯长，小鹿般乱窜
在月光的指引下，对母亲的思念
正朝着家的方向泛滥

中年书(组诗)

□邢晔

黎明

很久很久以前，没有什么比早晨
更加危险。七点二十分，所有的美梦
都被斩断，唯有遗憾和疲倦
被匆匆忙忙的脚步带进别人的时间

那时，除一个来自北京的香港歌星
我对黎明没有概念。那时的少年
在小人书和游戏外，没有别的什么
能激起他们哪怕延续一周的热情

那时的青年，往往不懂得生活之险
早晨从中午开始，诗和哲学浸入黄昏
女孩陪伴夜晚，小李飞刀扎进第二天
谁也不想前路无常，人渐失心易变

此刻，我端详着每一个黎明的光线
花树间的鸟鸣，照样跟随平常的一天

故人

你说衣不如旧，待春秋洗过几度
穿着更加舒服。而人不如新
那些故人早已失联，你不会想起
曾有一些熟悉的笑脸、歌哭与誓言

你不再想起他们，除非一场隔了
半生的聚会，一次转瞬即逝的纪念
就像不再想起青春，无数的憧憬
无数的激情，无数的骄傲和改变

你终会想起他们，暗祝人间安稳
不必再见。你终会想起他们
灾难与痛苦不会绕过知足的人
总有一缕微风，传来遥远的哭声

曾经的天空，消逝在白云之外
一阵风经过旧年的树，不再相问

旧物

总有一些旧物，堆在家里的某处
不舍得抛弃，也没有心情养护
渐渐积灰成垢，像一个明显的错误
却一直抽不出时间去检视和扫除

所有不必留的，早就处理完毕
那些不能放的，也已默默地叹息
走进虚无。你甚至想不起相送
一个如此相似的自己，恍惚走向岔路

你想不起年轻时，那些芬芳的校园

在味江(组诗)

□马驹

砸穿河面，融进河流
成为鱼的眼泪

还有一些，掉到荷叶上
痛得滚来滚去
成为莲的眼睛

越过黑暗和很多污浊
看，清澈的世界

在味江

喜欢它的清澈见底
喜欢它的波光粼粼
喜欢鱼虾在它的怀里摆动鳍尾
喜欢尖嘴的翠鸟贴着它的水面飞翔
喜欢有人泛舟它的江面
喜欢有人在它近旁互诉衷肠

我选择江边独坐
听小船的橹声 翠鸟的鸣叫
情侣的窃窃私语，以及
小鱼跃出水面惊动味江的
那一声水响

鱼的遐想

鱼想给大雁写封信
那不是一封普通的信
饱含鱼的深情

那天，大雁从鱼的头顶飞过

萌生过多少次心灵的矛盾和冲突
更想不起经历半生，仍然存留的
票证和报刊，藏着什么事情和缘故

看着这些旧物，如汪洋中的礁石
你闭上眼睛小憩，继续那陌生的归途

童年

你不知道自己如此慈祥看向每个孩子
有着祖父的柔肠。你审视着镜子里
困倦的男人，寻找年少时的模样
却撞见一个神气的孩子倏忽跳出镜框

你记得最初的快乐和忧伤，仿佛一根
骄傲的青草，在阳光下透亮着向往
只是，有时被一阵轻风无意忽略
有时会被那晶莹的目光，故意遗忘

但又有什么呢？随时随地有温和的风
带来新的气息与方向，相伴自由的
游戏、时间和想象。你不明白后来
自己是怎样丢失了所有的轻盈和明亮

你望向一开始出发的地方，只发现
一个模糊的笑脸，盐碱地般寂寞空茫

那身姿比水中鱼认识的每个生命
都动人

鱼冲着天空，对着大雁
说了一段极尽爱意的话
却变成气泡，还没抵达水面
就被河流带向了远方

大雁飞过的地方再也没有大雁
只有一方干净如水面的天空
鱼在水中想
如果云朵是写给大雁的一封信
那我一定是写信的那个人

油菜花

蓬松的花枝下
我们捉迷藏、抓特务、过家家
偶尔也顶一头金黄的花粉
和着蜜蜂的嗡嗡声哭喊着争论
“你为啥老让我演特务
你却演八路……”眼泪擦干
转身钻进另一丛油菜花
角色依然是特务

岁月里，油菜花年年绽放
而我们早已远离乡村
只有痴情的蜜蜂不离不弃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
含着满口蜜
与它说悄悄话

影子

总想将影子 从小溪里拎出来
像拎一条上钩的鱼

生怕被那虚拟拔高的人
捞取了溪水里的月亮
将它放置到影影绰绰的人间

又怕那如墨汁的影子
弄脏一池溪水
从此 人间再无水秀山明

雨夜

雨夜的风
总是跟雨同流合污，在黑夜
挨家挨户拍窗打门

雷和闪电，像两个街头小子
冷不丁出现
那一声喊，吓破了女孩们的胆

几只雨燕穿过巷口的孤灯
倏地一声，朝着黑暗和闪电飞去

像小时候不惧风雨的我
持竹竿冲进暗夜去敲一位医生的门
请他来给母亲看病

雨滴

一些雨滴